



早晨七点多,窗外飘起了雪花。老舅突然发微信语音,说在老家到县城的早班车上带了一袋沙梨,让我到时去车站取一下。他还说,嗓子干痒、咳嗽上火的时候,就吃上几个,会好许多。

好久没有吃到沙梨了,刚取回来,我便迫不及待地拉开手提袋,里面是一个纸盒,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,费了好大劲儿,才打开纸盒,顿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,满满一盒黄里透黑的沙梨紧紧地挤在一起。我取出一个,硬邦邦的,堪比洮河边的鹅卵石。寒冬腊月的沙梨,需要在冷水中浸泡,等沙梨被冰包裹时,沙梨的果肉才能软化,磕掉冰层,方可食用。那一刻,似乎,我打开的不是纸盒,而是时光的罐头;捧在手里的不是沙梨,而是对故乡的深情。

在我老家,几乎每家都有几棵果树,毛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、李子树、杏树等,但最多的要数梨树了。老家人根据果实颜色,把梨树分为黄梨树、红梨树、白梨树、青梨树;根据味道分为酸梨树、麻梨树、蜜梨树;根据口感分为沙梨树、刺梨树等。不夸张地说,我就是吃梨长大的。我家房前屋后有很多梨树,其中最大的一棵是房屋左侧的沙梨树,粗壮高大,树干一个人都抱不住,至少有190年的树龄了。

从我记事起,每年清明前后,老家的人们都要修剪梨树,我家也不例外

外。每年修枝后,父亲会找一部分树枝嫁接到其他梨树上,比如将酸梨树枝嫁接到白梨或红梨树上,将麻梨树枝嫁接到黄梨或蜜梨树上。令我惊奇的是,本来不太受人待见的酸梨、麻梨,嫁接后结出的果子竟然也很香甜可口,真是“果树不接不甜”。大部分剪掉的树枝则当柴火用,也有一小部分树枝,被我们一群孩子随手插在溪水边,等待开花结果后,尝尝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实,结果可想而知。

老家的春天,先是从房前屋后的毛桃花和杏花开始的,粉色的桃花,白里透红的杏花争先恐后地开放,待花落尽时,梨花才隆重登场,一树树洁白的梨花甚是耀眼。远望,如云,轻盈如梦,似雪,纯洁无瑕。近看,指甲盖大小的花瓣,缀满枝头,在蜜蜂翕动的翅风和喻

喻声里,轻轻地颤动。梨花一开,老家的春天才算真正地到来,到处弥漫着芬芳馥郁的花香,真是“白衣胜雪俏玲珑,梨花花开又一春”。接着,垂柳、麦苗、青草等各种植物也渐渐翩然登场,就连风也变得格外温柔、清新了。

每天放学回来,我都要去梨树下望一眼,看有没有结果实。梨花花期较短,还没开多久,就已随风飘落。沙梨蚕豆大小时,我们就开始偷吃,虽然硬得像石头,咬一口满嘴是沙子的感觉,牙齿也酸得发软,但我们全然不顾。当然,很多梨树根部,大人都会围一圈酸刺,防止孩子们偷摘和牛羊啃食。因未成熟的沙梨很硬,在老家都叫它沙疙瘩,好听点的叫沙梨儿。等到夏天麦收时节,沙梨树低处的果子,早已被我们想尽办法偷摘得净光,只剩够不到的地方。那时的沙梨也逐渐由青变

黄了,从树下仰望,满树金黄,圆润饱满的沙梨挂满枝头,微风一吹,摇摇欲坠,惹得我们味蕾生津,直咽口水。

中秋节前后是摘梨的最佳时机,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。我迫不及待地撒掉围在树下的酸刺,爬到树上,吊着竹篮摘梨。手能够到的地方摘完了,父亲就搬来木梯或蚰梯子,搭在斜出的树杈上,继续摘。实在摘不到的,就只能摇,父母在树下撑开帐子,我爬到树上一枝接一枝地使劲摇。虽说沙梨已经成熟了,但不像其他梨,其质地还是很硬的。沙梨落到帐子上的声音砰砰直响。

每摘完一棵树的梨,就要捡梨,挑出最大最饱满的,储存下来等到过年时吃。剩下的,部分和土豆窖在一起,到了腊月背到集市上去卖,部分则分

藏在时间里的沙梨

□ 花 盛

春天的“清下锅”

□ 包 苞

每到春天,我总是喜欢一种“清下锅”的美食。

说是美食,却是一种极寻常的饭菜。称其美,主要是寻常到了几近粗粝又加了山野的味道。

在北方,适宜做“清下锅”的有荠菜和苜蓿。荠菜和苜蓿都是耐寒之物,春寒料峭之时,它们已经露头。人们常说“掐青”,掐的就是这些嫩芽。

初春的阳光有着青草的味道。来到山野,有一种苏醒你看不见,但嗅得到。它有穿过泥土的流水的味道,有抵达绿叶的阳光的味道,也有记忆中艰辛却快乐着的童年的味道。站在这样一片萌动着生命气息的土地上,一瓣嫩芽会让你心生感动。两指轻轻一掐——掐青犹如呵护,一瓣嫩芽就会弹向你的手心,而拍了芽尖的苜蓿只待一场夜雨便会长出更翠的新枝。

做“清下锅”其实不需要太多青嫩芽,主要它是以面片为主料的。拍了青回来,择洗干净,用水一焯,置于凉水中冷拔待用。此刻最好先将面和好。和面是一门手艺活,需要经验。农村人常说谁家的姑娘茶饭好,说的就是擀面条的手艺。我最惦念的还是婆婆擀的面条。好多次婆婆擀面,我就站在旁边观看。从她和面、扬面、擀面到切面,每一道工序都透着很强的乐感。当一堆毫无秩序的面粉受到水的冲击,婆婆的手就会给它们安抚和方向。左拦右挡之间,面粉和水达成了某种妥协,之后,婆婆就会将它们用毛巾捂起来,说“让面饧一场”。这一过程就好像给了面

粉和水交流和沟通的空间,待到饧过一定的时辰,再次揉搓面团,水和面粉则合成了一个整体,时间修复了两种毫无相干的事物间的分歧和排斥。随着手掌的来去推揉,和好的面团渐渐形成了神秘的韧性和筋道。没有经验的人揉起面来大汗淋漓,而婆婆揉起面来却用不了多少劲,似乎还是漫不经心,却揉出来了世上最筋道和柔韧的面条。

“清下锅”的面要比平时的面 and 得稍微硬实一点,这样擀出来的面片耐煮耐嚼,口感会更好。擀好的面片撒上玉米面粉防止粘连,就开始炆汤。最好的炆锅油要用自家榨的胡麻油,香味浓郁,汤汁黄亮。葱花蒜片炆锅,再佐以土豆片,稍稍翻炒,加水烧开,面片下锅,水快开时,打几枚鸡蛋,勾少许臊子,荤素相配,香气扑鼻。等到水开,焯好的苜蓿芽下锅稍煮,“清下锅”就算做好了。经过了严冬的身体,有一顿可口的“清下锅”滋养,可谓人间至味。

其实惯常的“清下锅”并不勾臊子也不打鸡蛋,胡麻油炆了锅,翻炒了土豆片,加水煮面,最后加入焯好的苜蓿芽或者荠菜,汤宽面韧,菜香微微,如能有新韭佐佐,已属意外。

每每手捧一大粗瓷碗“清下锅”,我都大快朵颐,味蕾的满足感,犹如又走到了麦浪翻滚的田野上,阳光和雨水时时穿过我的身体,劳作的身影时时闪现在我的心头,微风吹过汗湿的颊背,生活的辛苦和幸福随之升腾……

草木之人耕耘在大地上,也从泥土中获得了恩惠。

大漠里有它的荣和辱,大漠里有它的甘和辛。有它落日般的灿烂和忧伤,还有秋叶般的静美和恋情。

二

在大漠,一株梭梭就是一位坚强勇士,一排梭梭就是一队绿色铁军。手挽手,肩并肩。在风沙中抗争。有时是酷旱煎熬,有时是烈日炙烤。它一生在风沙中突围,更在突围中扎根。

最小的索取——只要一勺水就绿意葱茏;最大的奉献——万里风沙也冲不破绿色围城。

三

有梭梭的地方就有春意萌动。一排排梭梭,连成长廊,围成芳城。丈不完的足迹,数不清的身影。那绵延的绿色通向远方,连着治沙人的精气神。远远望去,宛如巨大的绿毯,羊群是飘落的白云。悠扬的牧鞭,赶着云朵,放牧清风。

风沙节节后退,梭梭在抗争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:在大漠生根,在浩瀚的植物群中保持本真姿态,在恶劣的逆境中保持自信。

风沙无法阻止梭梭前进的脚步,因为,远方还有未抵达的绿洲。前进吧,勇敢的沙漠勇士,用你顽强的生命力去前方续写一个又一个绮丽的绿色之梦。



百花

第 3312 期

湟水情

〔中国画〕

党志斌 作

灿烂的风

□ 王 琪

满山间,连着千万万壑,也连着千家万户、连着时光。路的两边,生长着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小草小花,它们循着节令的步伐,春来时生春,秋来时敛秋,安然顺应天时。

朱圉山中的每一座山,都有这样一些看似平常却坚韧的花。比如大像山的人物,像风一样灿烂了这片土地,像花一样惊艳了历史的天空。

家乡的朱圉山,在我心中神秘、神奇且神圣。我曾常伫立于渭河边,凝望那一座座山。春风吹来时,大像山宛如一面旗帜,迎风招展,仿佛能听到猎猎的风声;烟云弥漫,天门山宛如天上宫阙,隐隐约约,似有仙踪隐没其间;月色皎洁,洒满山梁,朦朦胧胧中,整个朱圉山像一条奔腾的江河,起起伏伏,波涛汹涌,雄强豪迈。几十年来,我行至于山间,看草木枯了又荣,荣了又枯;看白云去了又来,来了又去,我熟悉山上的每一条小路,每一条河流,它们像血管一样,布

给亲戚邻居。在众多品种的梨中,沙梨的储存是很讲究的。那时,不少人家养蜜蜂,到秋天产蜜后,蜂箱、蜂槽就是储藏沙梨的最佳选择。先是在箱内铺上麦草,装满沙梨,盖上麦草,再盖上盖子,用绳子将蜂箱或蜂槽捆紧,最后将缝隙处用泥巴裹严实,才算完成。父母对储梨过程可谓是一丝不苟,生怕沙梨熬不过漫长的冬天。

摘梨后的一段时间里,即使再诱人的梨摆在眼前,我都懒得去咬一口,在摘梨的数天里,早已吃得反胃。但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多久,就又开始犯馋了。几场霜落下,沙梨树的叶子色彩斑斓。我们像一群饥饿的麻雀,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,寻找藏在斑斓里的漏网之梨。那些梨,一般都藏在够不着或被叶子遮挡的地方,怎么摇都摇不下来,只能拿弹弓打。等叶子落光了,竟然发现还有个别沙梨赖在枝头,不肯离开。

当我取出水中浸泡的沙梨,磕掉冰层。咬一口,果肉爆汁,直往喉咙里钻,冰凉甘甜。咽一口,浑身瞬间清爽丝滑,心扉也润了起来,甜了起来,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和对心灵的抚慰呢!原来,时间也是有味道的,它就像沙梨的味道,一直深藏在我心灵深处。每当高原落雪时,恍惚间,似乎纷纷扬扬的不是雪花,而是被春风吹落的梨花;似乎一树树的白也不是雪,而是一树树梨花盛开的景象。

河西断想

□ 解晓静

云被风撕裂的刹那
驼队正走向丝绸之路的尽头

当我解开发髻时
长城 烽燧
幻化成了一根斜插的簪子

我将搜寻所有的箭镞
磨成针
雁阵飞过时
将长城内外的云缝合在一起
将游牧和农耕缝合在一起

如此,便可将河西走廊的裙摆铺展
尔后在月牙的嘴唇
抹上未央宫的胭脂

野骆驼走向暮色
沙粒以秦腔的韵脚游移

那个嘉峪关的守关人
留在唇齿之间的吻
卡在关口 被风摩挲成了
城头檐角的风铃

我把自己卧成祁连山的一条支流
任汉简上的墨迹在血管里奔流

我独自地坐在长城的墙角
听春雷从长城上滚过

种下希望

□ 何军雄

绿意盎然。一棵树迎来春天在陡峭的山坡上种下树木
灰粪,肥料,以及一些雨水
为一棵树的成长补给养分
植树节,从三月的节气开始
不是绿色,我们看不到
一棵树的内心世界,充满着
十万春意。沿着季节的走向
进入到时光的深邃隐喻
浇灌过的树木,葱绿而茂密
与一棵树一起,种下希望

春至碧口

□ 蒲黎生

在碧口,春天踮着脚尖上岸
像一位羞涩的访客,悄悄叩响大地
的门环
油菜花率先响应
大片大片的金黄,燃烧在田野
那是春天打翻的颜料盘
浓烈的色彩,晕染出生命的狂欢
绿水悠悠,流淌着春天的心声
碧绿的眼眸,倒映着蓝天白云
水草在水底轻舞,鱼儿穿梭其间
它们在春天的怀抱里,编织着梦的
丝线
草色,在远处朦胧成一片
似有若无,像春天的呢喃
近看,却只瞧见稀疏的嫩绿
那是春天藏在大地掌心的秘密
春天从碧口上岸
带着蓬勃的力量,和无尽的温柔
每一寸土地,都被它深情抚摸
每一个生命,都在它的召唤苏醒

向一粒种子借春天

□ 王新有

再寒冷的冬
也不能冻伤种子
只要沾上泥土
就能焐热心

我向一粒种子借春天
用它年轻的活力
戳疼生命根须
无须等待惊蛰叫醒
春风抚慰

因为我是一株冬麦
早在春天抵达之前
向人间透出星星点点的绿禾

风中的梭梭（散文诗）

□ 吴安荣

寸草遮丈风,一株梭梭究竟能遮挡多少丈风,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万丈狂风也吹不走一株梭梭的毅然。

没有白杨的伟岸,没有青松的挺拔,没有垂柳的妩媚,没有国槐的浓荫。它只不过是——一株平淡的沙漠灌木,但却蕴含着治沙人的执着和坚韧。“平生不仄走天涯,大漠戈壁是我家”。根植于大漠,爱留于大漠,